



中庸講記之 22 (上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《中庸》第二十章之七：

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有弗學，學之弗能弗措也；有弗問，問之弗知弗措也；有弗思，思之弗得弗措也；有弗辨，辨之弗明弗措也；有弗行，行之弗篤弗措也；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。

《中庸》第二十章之七（一）：
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

讀懂經句

① 博學：學之博者，多聞於古，多見於今也。求學必由狹而求其廣，必由淺而求其深。

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，這五步工夫最主要是在延續上節的「不明乎善，不誠乎身」《中庸》，所謂「明善誠身」的工夫，亦即是「擇善固執」，也可以說是「格物」的工夫；所以要「格物」，必須要「博學」。

博學之的「之」是意思的。這「之」並不是單純「博學」而已，後

面讀懂經句提供的「之」的解釋，是「俱指善之謂也」。

什麼是「善」呢？意思是會當（台語，ē-tàng，能夠、做得到的意思）、會曉（台語，ē-hiáu，能夠、會、曉得、懂得之意），國語可能是：能夠、會的意思，可能這個意思還差很遠喔！欲會曉，或是說要會曉，就是要會曉博學，所以這個「之」是有它的意思在的。

「學之博者，多聞於古，多見於今也」，學要學到能博，「博」是多聞於古、多見於今。一般說「見聞、多見」，是指耳之所聞，用耳朵來聽；眼之所見，眼睛所能看得到的。不過博學之多聞，則是對於古早的天文地理、聖賢經典等，所有的都研究得很了解，這些是研究以前的；而對現今天下的世事，我們說時事的變化，近（現）代看得到的都能了解，這是資訊閱歷豐富。

博學的意思是在告訴我們什麼？就是擁有很多的知識、智慧、才庫；才庫是指腦筋裡所存的資料相當豐富，這就是博學。

博學又要從哪裡學起呢？《論語·子罕》中，有句稱讚孔子的道理：

「達巷黨人曰：『大哉孔子！博學而無所成名。』」達巷是一個地名，黨人是這地方的人；這句的意思是，達巷這個地方的人都說：「孔子太偉大了！所有天文地理，以及古今所有聖賢經典件件皆通，但沒人知道他是如此地博學，他沒有很大的名聲。」這是孔子能做到的博學。而我們要從哪裡去求博學呢？

「求學必由狹而求其廣」，狹就是狹窄，指就近的事情。什麼是狹窄？「自身的事情」，自身的事情先研究得通曉；若連自己最親近的事情、自己的身體都無法了解，哪能了解別人？哪能了解天下事？所以要先從近的來了解自己。

我們要知道，了解自己不是件簡單的事，所謂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」《道德經·盡己章第33》，自己要能了解、明白自己，是很不簡單的。我們在研究這道理，包括「修身」、「明善誠身」，一定要從自己做起，這就是「狹窄」。

「必由淺而求其深」，就是從淺近的道理做起，那什麼是淺近的道理？就是日常生活。我們稱之「日用當行之理」，日常生活、衣食住行，

這些道理能夠都透徹了，然後再研究深奧的道理，所以要先了解自己，這就是博學。博學就是要曉得這樣去研究，能這樣去學起。

再進一步呢，就是審問之。但大家要了解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，這五步工夫不是分作五步喔，這五步工夫是沒有次序，而是要同時完成的，博學的同時就要有審問的工夫。

② 審問：問之審者，反復究研，而不粗略也。

子夏曰：「切問」《論語·子張》，即不亂問，不空問，不妄問。

「問之審者，反復究研，而不粗略也」，為何要反復研究？我們追求的知識、智慧正確否？若要求其正確，一定要經過反復，博學的根源就是從審問而來的。

《論語·八佾》云：「子入大廟，每事問。」太廟即是魯國周公的廟，孔子對太廟的每一件事情、每一項典故，都研究得相當透徹。

透徹不是懂一點就好，平常研究道理、體會道理，對每句道理的出處一定要知道；後學在講道理時，一定

要知道是出於《論語》的哪一篇，甚至是第幾章，我們都要記得一清二楚。這是要知道出處和是誰講的。

在講這句道理時，不能只說這就是孔子這樣講的，因為這是儒家整體的思想，包括要看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，這都是儒家同一系統的思想，所以不能只從表面帶過。

我們一般在研究道理或講道理，有時會抄別人的一句話，看這句話別人註解怎麼講、怎麼解釋，我們就照這樣解釋。但這是他的註解啊！註解是那個人本身體悟的思想，是他個人的、主觀的意識。

所以在研究道理的人，包括後學，都要先看沒有註解的，自己先想一下，看到底自己懂了多少；不懂的就翻字典，看字典對每個字的解釋是什麼，了解大概就是這個意思，然後再看註解。因為我們研究道理的人都會先入為主，認為這句我懂，如《論語·學而》：「學而時習之」，這句我知道在講什麼，其實那是別人的解釋，別人的解釋不是對或不對，那是他的思想。

我們要體會，道理有粗的、有細的、有精的、有玄的、有妙的，要

從哪個階段切入？這是相當重要的工夫。所以「審問」最重要也最輕鬆的，就是問別人最快，自己要研究道理是相當不簡單，所以子夏說：「切問。」《論語·子張》中，子夏曰：「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」

「切問」，看一般註解是指要反省、要一日三省吾身。其實你看後學的註解，切問的意思是：不亂問、不空問、不妄問。真正的解釋是這個，這個意思比較接近真義。

因為我們的主觀意識很重，我們總是自己已先了解這句話的意思，才去問人家，也不問問其講法與註解是否相同，這樣是錯誤的。所以我們不能亂問，也不能空空地問，空問就是詢問前不去注重問的內容及真義，若對這些內容都不知道時，問這句道理對你也不會有所幫助。所以問要切問，即方向一定要很正確；那麼「正確的方向」是什麼呢？「不離道」才是正確的，離開道就不正確了，而成了世俗化，世俗化會因時、因地、因人都不一樣。

③ 慎思：思之慎者，至精而不雜，至切而不泛。不用心於無益之地也。

「思之慎者，至精而不雜」，想的時候就是經過加工、製造，經過大腦理智反復地切磋琢磨，一定要經過這個工夫，然後將所有雜念排除，而後「至切而不泛」地集中於一點。「至切而不泛」就是將腦筋集中在一點，這是「慎思」的意思。

以前小時候讀書都做過「放大鏡取火」這個實驗，在焦點之下可以使紙燃燒。放大鏡在太陽光底下照著，利用凸透鏡原理聚集太陽能使物體燃燒。焦點就是集中點，在這個點之下紙會燃燒起來，這就是「切」，在焦點以外就無法燃燒；而我們智慧就是在這個地方產生，亦即能生智慧，智慧就是在焦點內產生的，所以要「思」。

「不用心於無益之地也」，《論語·為政》中，子曰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「罔」的意思就是茫茫然，一無所得；學了很多卻不反復地去思考，這樣有得到什麼？一無所得啊！「思」就是要能徹底地想，若「思而不學則殆」，這樣是一件危險的事情，為什麼？因為方向不正確會變成誤導，所以要經過「慎思」的工夫。

這工夫是一貫作業的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是同時完成，其成品是一同出來的，不能將它們分開。若分開，就像是在教禮節時的「分解動作」，這是在教的當中一定要有這樣的分解動作，而我們整個禮節實際做的時候卻是連貫的。

④明辨：辨之明者，理欲界限分清，凡似是而非，似公而私者，皆一毫不紊也。

子曰：「鄉原，德之賊也。」《論語·陽貨》

「明辨」就是「辨之明者」，我們修道就是要「明」。在第21章就是跟我們說要：「誠」和「明」。

「辨之明者，理欲界限分清」，「明」就是理欲界限分清。理是理天，欲是欲界；理天就是先天，欲界就是後天。先天、後天的界限要分清楚；我們要了解這句道理要應用在哪裡，這其中「失之毫釐，差之千里」，一個分界線若偏差，整個就都分不清楚了。

「凡似是而非」，人有時很矛盾，有時候想很多事情都似是而非；這個人這樣講好像也對，那個人那樣講好像也對。

「似公而私者」，看起來好像是為了大家，但是講起來又好像是為了自己，此時就需要「智慧」了；用智慧來判斷，判斷欲其嚴切，人要相當果斷，「對」或「不對」，似是而非的事情，其中一定有個定理在，我們一定要分得清楚。

《孟子·盡心下》中有一個道理，孔子曰：「惡利口，恐其亂信也。」「利口」是很會講話、口才很好，講得頭頭是道，但所講的話真實嗎？面對很會說話的人，我們就要考慮喔！

「恐其亂信也」，要去考量有信實嗎？所以不可用心於無益之地也。當我們在研究道理，有時幾分鐘就能透徹了解，有時研究了老半天還無法了解，這是什麼原因？這就是「判斷」，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。判斷道理欲其嚴切，因為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不足，會使人無法作出判斷；判斷一定要嚴切，就是要很嚴格地直接切入，以分辨是與不是、善與惡、是與非，我們要了解這個道理。

這節最主要在講四步工夫，後面才會講到篤行。

「皆一毫不紊也」，《四書道貫》云：「知識材料欲其豐富，是以學必

曰博。知識之追求欲其正確，是以問必曰審。知識之推考欲其細密，是以思必曰慎。知識之判斷欲其嚴切，是以辨必曰明。經過此四階段之『格』的功夫，則既知之必能行之。」

人想要有智慧、知識豐富，就一定要博學。追究資料正確與否，就一定要審問。對知識的推考，推理要明白、細密，就一定要慎思。知識、智慧要判斷對與不對，就一定要嚴切。這是四步工夫。此四步工夫在講什麼？就是「誠」，人不是一下子就能發出誠，是要經過格物，《大學》：「物格而后知至。」物要如何格？就是要用這些來格，排除繁雜的東西，所產生的智慧都是真的，照這些去行就不會錯；所以「篤行」在最後面，就是「行」，這是一系列的最後，也就是「知行合一」！這些後學一再強調。

另外，在《論語·陽貨》中，子曰：「鄉原，德之賊也。」鄉原，就是什麼事情都好的人，對也好，不對也好，這種人就是鄉原。孔子說這是「德之賊」，是最害人的。這種人巧言亂德，能言善道，令人不知對或錯，也讓人模糊了方向，這都是罪過，所以我們要排除這些東西，然後作格物的工夫。

⑤ 篤行：行之篤者，無一時間斷，無一念懈弛，無一思虛浮，使得之於學、問、思、辨者，皆竭力實踐弗失也。

「行之篤者，無一時間斷，無一念懈弛，無一思虛浮」，篤行一定要自強不息；自強不息時，無一念懈弛（鬆懈下來），思慮沒有任何虛浮或不實在。

「使得之於學、問、思、辨者，皆竭力實踐弗失也」，使得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都能竭力實踐，沒有流失，這就是篤行。

⑥ 之：俱指善之謂也。

善，透徹也。

第十七節 此節言誠之之目，學知利行之功，智仁之事也。誠之者，即在擇善固執，而其求誠之功，非止一端，其目概有五焉。以學知利行者言之，先天之奧理無窮，散之於事物靡盡。必博以學之，審以問之，慎以思之，明以辨之。不使有絲毫人欲之私，得奪於天理之正。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，皆一一篤行而實踐之，此所執之固，求誠之事也。（整理自《中庸輯義》）

「此節言誠之之目，學知利行之功，智仁之事也」，第 17 節說明的都是「誠之」的細目，在講學而知之，利而行之的工夫；智仁之事，這是在講智，之前提到「物格而后知至」，這個階段是指四步工夫的階段，最主要是智仁之事，關於智慧與人的仁德的事情，這都是誠之者，都在人道的範圍內。

「誠之者，即在擇善固執，而其求誠之功」，我們一直在講「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」《中庸》，擇善固執，大家要了解上次也解釋過這個道理，什麼是擇善？什麼是固執？這些留到後面再提。

「非止一端，其目概有五焉」，不是只有一項，其目有五項，就是這五步工夫。後學為何只說四項？後面會提到行，這是在講勇之事也，這二篇有連帶關係，都是誠之之目。

「以學知利行者言之，先天之奧理無窮」，以學而知之，利而行之這方面來講，先天之理無窮無盡。先天之理是在講什麼？在講「理」啊！理若依《理數合解》、《一貫探原》來講，何謂理？何謂氣？《一貫探原》：「神也，易也，道也，天也，莫非理

與氣之別名也。」講「神也，易也」，易有不易、交易、變易之意。

或講「道也，天也」，天不是指看得見的天，而是上天的天，是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」《詩經·大雅·文王之什·文王》的天，是無聲無息的天喔，不是看得到的天空這個有形有象的天；而什麼是理？什麼是氣？這些都是理與氣之別名也，這些都是在講理、氣。

現在講的這些返本還原的道理，在《理數合解》、《一貫探原》裡面都解釋得很清楚，忠恕學院高級部所讀《理數合解》裡面，十五代祖師北海老人寫得相當詳細，大家可去找這資料來研讀，在這邊不特別解釋。

先天之理是無窮無盡的，我們再出世十次也研究不完。但我們等於有研究過了，也就是「一理」；一理能貫通萬理，我們要了解「一理通，萬理徹」。

「散之於事物靡盡」，靡盡是不盡的意思。散萬物，這些事與物，每件事情若事逆則敗，事順則成，這是《莊子·雜篇·漁父》講的道理。這是什麼原因？要看有沒有合於道，逆道者亡，順道者存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

「必博以學之，審以問之，慎以思之，明以辨之」，因為所有天下的事物，我們必博以學之，審以問之，慎以思之，明以辨之。

「不使有絲毫人欲之私，得奪於天理之正」，我們現在就是在理欲交戰，理是先天，欲是後天，二者在交戰。我們在做一件事情時會理欲交戰，合理嗎？不合理嗎？能做嗎？不能做嗎？不合理的事情是不是能去做？利欲交戰就是理欲交戰。當我們行五步工夫時，物已格了，智慧就在其中；有智慧在，就不會被執著所奪，這最主要是「不使有絲毫人欲之私，得奪於天理之正」，不會被私欲奪去天理。

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，皆一一篤行而實踐之」，凡學就是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之所得者，皆要一一篤行去實踐之，這就是知行合一。後學再強調一遍，是要同時完成的，才是知行合一。

「此所執之固，求誠之事也」，我們剛剛所說的固執，擇善固執是求誠啊！是要達到「誠」所應當做的事情，也就是五步工夫。所以凡事豫則立，凡事都要準備，要誠心地準備這

五步工夫，然後才能符合「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」《中庸》。

接下來這節是要「行」，行是就這五步工夫再重複作說明。

（續下期）



2021 電子行事曆
直接掃描 更輕鬆

基礎忠恕獻供日	基礎忠恕行事曆	忠恕學院行事曆
		
與月曆和日記本同步 仙佛紀念日和 初一、十五獻供註記	基礎忠恕道場 年度重要行事	忠恕學院本部 年度重要行事

只要連結一次
以後每年會自動更新

使用後有任何改善建議，歡迎email至jichu2022@gmail.com 基礎雜誌編輯部